

The Multiple “Mirror” of “The Double Life of Veronika” Series——An Analysis Based on the Bilibili TV Series *Couple of Mirrors*

Yu Chen ^{1,a}, JinYan Yin ^{2,b*}

¹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Xihua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China

² Graduate Student, Department of Chinese, Xihua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China

^a71223735@qq.com

^{b*}2632009765@qq.com

ABSTRACT

Couple of mirrors embodies the trend towards "ambiguity" in the domestic "The Double Life of Veronika" film and television series, from the text, a fourfold "mirror" system of *Couple of mirrors* is built to connect the story world with the real world. *Couple of mirrors* becomes a 'mirror' representation of women's projection of their own otherness, the practice of women's construction of subjectivity has entered the stage of small group 'imagination', and there is an urgent need to provide more solutions to help women's collective liberation.

Keywords: "The Double Life of Veronika" film and television series, "mirror", female redemption, *Couple of mirrors*

“双生花”影视剧的多重“镜像” ——基于B站独播剧《双镜》的分析

陈彧 ^{1, a} 尹金燕 ^{2, b*}

¹ 西华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成都，四川，中国

² 西华大学中文系研究生，成都，四川，中国

^a71223735@qq.com

^{b*}2632009765@qq.com

摘要

《双镜》体现国内“双生花”影视剧朝“暧昧型”转向的趋势，从文本出发，《双镜》搭建起一套连接故事世界和现实世界的四重“镜像”系统。就《双镜》成为女性投射自身异人格的“镜像”表现来看，女性构建主体性的实践进入小群体“想象”阶段，亟待提供更多方案助力女性集体解放。

关键词：“双生花”影视剧；“镜像”；女性救赎；《双镜》

1. 引言

伴随着女性意识的觉醒和“她”力量的崛起，女性对社会以及自身的发展提出更高要求。为满足女性构建完整主体性的需求，国内兴起关于“她”文化的女性题材创作潮流，其中就包括“双生花”影视剧的创新发展。“双生花”叙事模式最早发见于国外电影，

该类叙事聚焦两个女性，展现她们的生存状态以及在交往、竞争等互动中精神心理的发展，以《薇诺尼卡的双重生活》、《滑动门》等影片为代表。[7]“双生花”叙事传入中国后，在电影和电视剧方面都有所发展。B站独播剧《双镜》是国内最新的“双生花”电视剧，该剧的“双生花”叙事模式展现了国内双女主剧的最新发展方向。从“双生花”电视剧能够帮助女性建构自身这一层面来说，女性的接受是重要的一环，正如

编剧贾东岩所说，“佛以一音演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所有的作品都是作者和观众共同来完成的。”因此，研究“双生花”影视剧对女性建构自身主体性的效用，就应该对“双生花”影视剧作整体地分析，在连接文本叙事和接受两端的基础上把握文本内部和外部的“双生花”辐射情况。

2. “双生花”影视剧的叙事转向

国内已经制作出多部“双生花”影视剧，在分析这些“双生花”叙事模式时，我们可以发现，国内“双生花”叙事模式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分别是二元对立的“双生花”叙事、“姐妹情谊”的“双生花”叙事以及“暧昧型”的“双生花”叙事。

国内较早出现的“双生花”叙事模式大多是二元对立的模式，这是一种在男权中心主义下男性对女性进行“凝视”产生的叙事，《还珠格格》、《画皮》、《红玫瑰与白玫瑰》等是其代表。[3]这些影视文本中的女性展现出二元对立性，两个女性站在彼此对立面，在追求同一个男性的过程中呈现出强烈的竞争意识。换言之，二元对立的“双生花”叙事是一种从男性凝视发出的女性围绕男性展开竞争的叙事模式，展现男性对女性非此即彼的取舍态度，实际上投射出男性中心的话语权力。

以《七月与安生》、《流金岁月》等为代表的“双生花”叙事模式进入“姐妹情谊”阶段。这一阶段，男性的话语权削减，性格出身等不同的女性姐妹成为真正的叙述主体，影视剧展现她们在相处过程中的相互吸引、矛盾对立、和解等情感历程，进而表现出女性主体内心深处的欲望以及自身生存发展的困境。但在这个阶段，男性话语仍动摇着女性的选择，女性的成长仍然依靠男性推动。

以《双镜》为代表的“双生花”叙事体现出女性彼此间情感的微妙性，“双生花”叙事模式朝着“暧昧型”发展，具体表现为女性成为绝对的叙述者，她们之间的互动和情感牵绊以及成长成为主线，男性干预进一步削弱。电视剧文本展现两个女性人物相遇相知相互救赎的情感经过，男性不再是女性间情感的破坏者，而成为女性间情感的推进者。以《双镜》为例，许幼怡的丈夫出轨其闺蜜并导致他们婚姻破裂这一事件正好让许幼怡和严微产生更深的情感交流。离婚把许幼怡从原有的男女关系中解放出来，这是两位女性产生情感上的暧昧性的前提。从女性成长角度来说，男性成为推进者后，就丧失了帮助女性成长的权利，而帮助女性走出伤害并获得成长的重任就落到了女性同性身上，就《双镜》而言，不是丈夫而是严微让许幼怡成长。

3. 《双镜》文本内外的多重“镜像”关系

文本内部和文本外部黏性强辐射性广的“双生花”叙事模式，也即在文本内部能够讲述好两个女性

相互救赎以及陪伴成长的故事，并通过良性辐射粘合文本外部世界让更多女性感受到成长动力的作品，是满足女性需求的作品，《双镜》无疑展现了文本内外粘合的趋势。拉康的“镜像”理论展示了人类幼年时期认识自己的过程，婴儿经过两次对“镜像”的误读来认识自己，这揭示出婴儿以“他”者化自身的方式认识自我的本质。由此推之，人类普遍存在一种“他”者化自身以认识构建自身的情况，这种“镜像”建构自身的方式也普遍存在于女性构建自身的过程中，女性通过“双生花”影视剧来构建自身主体性的行为恰是女性用“镜像”完善自身的实践。《双镜》从文本内部到文本外部辐射出多重“镜像”，这些“镜像”展现了当下女性建构自身的真实情况。具体说来，《双镜》从文本出发搭建起四重“镜像”关系，这四重“镜像”关系由内向外层层辐射，组成了一个以文本为中心的完整的“镜像”系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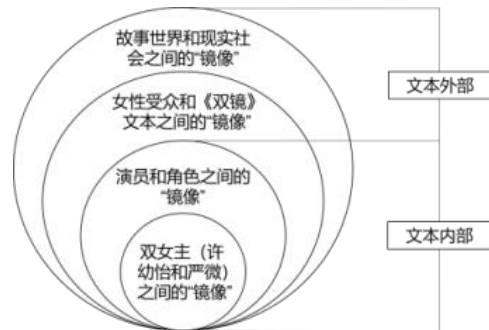


图 1 《双镜》文本内部和外部的四重“镜像”辐射图

3.1. 文本之内：“暧昧型”双女主的“镜像”救赎

《双镜》讲述一个双女主相互救赎的女性成长故事，故事中处在困境中的许幼怡和严微以彼此为镜映照出更完整的自己，在相互陪伴和温暖中走出困境并开启新生活。她们之间流露出一种微妙的情愫，这种情感和救赎不是偶然，而是“镜像”映照下的必然，表现双女主互为共同体的状态。

许幼怡和严微首先透过“镜像”看到异于自身人格的他人格，在被异人格吸引中两人互补融合，使彼此都成为拥有更完整人格的女性。许幼怡是沪上知名女作家，温柔知性，高嫁名门；严微是借照相馆老板身份隐居在上海的冷酷女杀手。出身性格迥异的两人之间实则存在双向观看的关系，严微因其身份处在暗处主动观看许幼怡，她通过报纸新闻了解许幼怡的社会信息，以跟踪的方式观察许幼怡的家庭生活，透过镜头观看许幼怡的情感世界。对许幼怡的观看行为一方面让严微发现了一个异人格的存在，另一方面传达出女性成为观看主体的信息。许幼怡观看严微的方式则是直接走进严微的世界，通过近距离的接触观看到严微的冷酷、不容于世等特立独行的人格。许幼怡和严微都被一种异人格吸引，在欣赏对方人格基础上建立起暧昧的女性间的情感。波利·扬-艾森卓借鉴荣格双性别心理学观点，[1]认为个人经过社会的规训丧

失了许多亚人格，而人们会把这部分亚人格进行外化投射。[2]照此分析许幼怡和严微之间的暧昧情愫，我们就可以发现这实际上是个体对自己外化的亚人格的欣赏。因此，许幼怡和严微在“镜像”中表现出对自己亚人格的追求，并通过不断投射情感的方式达到完善自身人格的目的，这大概就是所谓的“镜中的我是你，辗转千世追寻的合体”吧。

许幼怡和严微通过“镜像”不但映照出自己的异人格，还发现了彼此间的共同点。这种共同性让两个女性产生互相怜爱的情感，在相互陪伴中实现双向救赎。严微通过观看了解到许幼怡光鲜亮丽背后的情感失落，联想到自身漂泊无依的状况，产生帮助许幼怡的想法；许幼怡在和严微的相处中发现严微难以融入社会生活的苦楚，仿佛看见多年前的自己，对严微产生怜爱之心。由此，两个孤独渴望精神充盈的女性相互陪伴，救赎彼此的人生。

3.2. 文本之内：演员对故事人物的“镜像”模仿

许幼怡和严微之间的“镜像”关系首先影响到人物的扮演者，演员对故事人物进行观看产生第二重“镜像”。

首先，两个演员分别和所饰演的角色产生“镜像”映照。现实世界中，演员都在自身和故事人物之间进行了互动，严微和扮演者之间的互动尤为明显。严微是一个非常规的带有某些“男性”色彩的女性角色，她有一段传奇冒险的青少年经历，因此在回到现实社会后，她产生诸多不适。对于这样一个“离经叛道”的女性人物，演员既看到人物身上的冷酷和帅气，也从自身出发，构建出符合其年纪和情感的呆萌和可爱的另一面。另一方面，严微身上的冷酷干净人格也对演员产生影响，演员“很感谢有机会走近严微的世界”，在扮演严微后对自身也有所思考。

其次，演员透过“镜像”观看到许幼怡和严微之间双向救赎的情感并尊重这种情感，这种共识也拉近演员的情感。对参演“双生花”影视剧的演员来说，她们都面临着如何在现实社会中处理故事人物感情线的问题，《双镜》中两个女性人物之间暧昧的情感让这个问题显得格外突出。但颇让人意外的是，《双镜》中无论是两位主要演员还是其他演员，她们都大方地面对这种情感，并表现出尊重和向往。两位演员多次在采访中表达出对故事人物的喜爱和羡慕，严微的扮演者很想体验许幼怡的人生，那种在一路走过来后遇到灵魂伴侣的生活。总而言之，两位演员在深入了解故事人物间的情感后，对人物能够互为彼此守护者产生了一种情感上的共鸣，激起演员对女性相互扶持的向往和追求，因而演员在现实生活中能够大方的讲述这种微妙的关系。

3.3. 文本之外：受众对《双镜》的“镜像”凝视

故事人物和演员共同参与了《双镜》电视剧文本的构建，故事人物和演员在互动共生中创造了《双镜》的文本世界。受众作为现实社会中的个体，其观看行为连接了文本世界和现实世界，展现第三重“镜像”。

受众在观看《双镜》时，实际感知到的是一个融合的故事世界。一方面，受众在故事层观看到许幼怡和严微之间的交往，另一方面，受众也被演员间的互动吸引。因此，受众观看到故事人物和演员双方互动而生成的现实和文本重叠的故事世界，获得一种丰富的情感体验。

据数据显示，《双镜》的受众中近八成为青年女性，这进一步证明受众对《双镜》的接受是一种女性完善自身主体性的实践。女性受众自觉站在自身现实的基础上对《双镜》故事世界做出“镜像”投射，表达对《双镜》故事世界的向往和追求，实则是在表达对自身异人格的追求，这种实践随着观看《双镜》的女性受众的增加逐渐显现其凝聚力。首先，故事世界中的女性人物是现实社会中女性异人格的外化表现。无论是许幼怡还是严微，她们身上都有着当下女性缺失的人格，尤其是严微身上的异于常规的冷酷帅气等“男性”化特征。除此之外，女性从现实社会中感受到的孤独感和自身发展困境出发，展现出对许幼怡和严微之间相互扶持相互救赎的向往。《双镜》主线表现两个女性之间的故事，其中还夹杂着悬疑探案的支线。从评论来看，受众显然偏重女性的成长线，不少观众发出“双向奔赴互相陪伴的感觉太好了！”的感叹。女性观众用“时间双线平行，你我双镜共生”来概括自己和《双镜》故事世界的关系，并认为“双镜不只是许幼怡和严微互相映照的故事，也是我们和你们在镜子里面看见了彼此”。基于此，许多女性观众进行文本故事的现实叙写，她们认为文本世界暂停在某一刻，但现实社会的幻想却从不会停止。从这一系列的现实社会中女性的表现可以发现，女性通过“镜像”投射构建自身的实践逐渐兴起，出现女性个体建构向女性集体解放发展的趋势。

3.4. 文本之外：故事世界对现实世界的“镜像”投射

《双镜》故事世界和现实世界存在“镜像”关系，并且是一种从现实世界发出的“镜像”投射。究其根本，《双镜》文本世界还是由男权话语操控，是男权在女性主义普遍存在情况下探索出的新表现形式。[6]

《双镜》的故事背景定位于民国时期的上海大都会，只有在这个自由宽松的环境中，都市猎杀者严微、追求精神独立的许幼怡以及她们之间暧昧的情感这些异质的人事物才允许存在，民国和现代社会在“镜像”映照下产生的差异表明，现代社会的女性以“镜像”接受“双生花”影视剧的实践是一种“镜中花”

式的“想象”。一方面，故事世界总的来说按照现实社会进行“镜像”投射。虽然说故事背景设置为民国时期的上海，但《双镜》中的民国社会被赋予了某些现实社会的要素，这些要素关联的背后仍然体现出男性凝视的特点。另一方面，现实社会中影视剧市场的运行机制让女性的表达呈现有限主动性的特点。《双镜》第一季播出结束后，大批观众召唤第二季而去制片人于正的微博下询问，于正的回答是第二季取决于受众。这个回答表面上看似给受众主动性，但实际上，这是对受众的潜在强迫，在受众请求第二季的那一刻就丧失了主动权。同理可得，女性观看《双镜》，以“镜像”关系映照自身和故事人物的实践，实际上是受限的。这是男权的一种新的“收编”女性的形式，体现女性的虚拟胜利。[5]

4.个体向群体发展的“想象性”话语：成长中的女性意识

《双镜》从文本世界辐射到现实世界，构建起勾连两个世界的四重“镜像”系统，其中女性受众的观看是连接两个世界的纽带，文本世界和现实世界在“镜像”映照中展现出相反相成性。从女性和故事文本的“镜像”分析中可知，当前女性自身的建构处在个体走向群体并形成小群体的阶段；从故事世界和现实世界的“镜像”关系看，女性“镜像”构建自身的实践其实是一场有限的体验，充满“想象性”话语。综合女性的实践和社会的现实，女性建构完整自身的意识发展到个体和群体之间的“想象性”建构阶段。

个体认识世界一般经历浪漫化想象、认清并超脱残酷现实最后建立新的幻想世界三个过程，女性解放的过程表现为自我意识觉醒、确立个体主体性以及实现群体性团结解放三个阶段。现阶段女性镜像接受“双生花”影视剧的实践处在认识世界和女性解放两条发展线的突破阶段，即个体和群体之间的“想象性”话语是打破现实重塑幻想世界的女性小集体实践，女性意识在向着群体解放不断探索中。

5.总结

未来学会约翰·奈斯比特作出 21 世纪将是一个“她”世纪的预言，“她”成为 21 世纪的关键字，[4]无数的事实和数据表明，21 世纪进入了一个女性意识高涨的“她”时代。但通过分析现实社会中女性为建构自身主体性的实践，“她”力量崛起只是表面繁荣。女性在解决外在生存问题后，面临最大的困境是如何解放精神主体和如何构建完整主体性的问题。从上可知，女性通过“镜像”映照弥补自己异人格的方式是一种女性同性间的拯救方式，这是一种打破男性拯救圈套的女性互助发展模式，但是就目前的实践来看，它处于发展的亟待突破阶段，需要构建女性集体解放的路径。

项目基金

本文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数字创意产品多业态联动开发机理及模式研究”阶段性成果，编号：71874142

REFERENCES

- [1] Man Bi, Hongling Shi , Zhengtian Mao,(2011) Gender Desire and Postmodern Narrative: An Analysis of *Gender and Desire: Uncursing Pandora*. J.Masterpiece Appreciation. Volume 15.
- [2] Linyu Yang,(2016)Mirroring and Self-Construction - A Narrative Interpretation of Soulmate. J.New Works in Cinema.Volume 06.
- [3] Yan Tian , Guangrong Li,(2017)"The Double Life of Veronika" on the screen: an exploration of the narrative strategy of "double female lead" films in Chinese films. J.New Works in Cinema.Volume 01.
- [4] Naige Liu,(2018)Facing the "Her" Era: The Phenomenon of "Female Orientation" in Film and Television Art and Cultural Perspectives.J.Modern Communicatio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Volume 40(12).
- [5] Jinhua Dai,(2015)The Missing Mother: New Strategies for Patriarchal Narratives in Film. Journal of Hainan Norm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J. Volume 28(08).
- [6] Jingjing Jin,(2017)Class Consolidation and Gender Issues: The Dilemma of Isomorphism in Social Transition: An Example of Gender Narratives in Recent TV Series.J.Journal of Yuxi Normal College.Volume 33(09).
- [7] Ben Ma,(2020)Mirroring and resistance: A study of the narrative characteristics of foreign TV dramas "The Double Life of Veronika".J.Sound and Screen World.Volume 09.